

曹军

如今,在地铁中,在公交上,人们基本都是一个姿势:低着头看掌上的智能手机。它越来越成为人们观天下的重要窗口。

张开双眼只见黑暗的盲人群体,同样渴望通过智能手机看到绚丽的世界。可是长久以来这只是个奢望,信息相对封闭的他们被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远远甩在了后面。

一位叫曹军的盲人,也有着同样的困扰。不同的是,他从来不被等待命运的安排,而总是主动出击,改变自己的命运,并尝试改变盲人群体的生活。

不过依赖照顾的生活

从上世纪70年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起,先天性白内障就注定了曹军的人生不得不在黑暗中度过。

起初他并未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小孩有什么不同。直到有一天,孩子们开始互相追逐打闹的时候,曹军发现自己一跑就容易碰伤和摔倒。后来,他就只好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家门口,竖着耳朵听小伙伴们在远处嬉戏打闹。

他也曾一趟趟地跑到医院寻找见到光明的可能,但又一次次地失望而归。

不过,曹军从不是个懦弱的人,也不想一直

穿越你的黑暗在掌上

■本报记者 王庆

“张开双眼只见黑暗的盲人群体,同样渴望通过智能手机看到绚丽的世界。曹军和冀冬团队研发的盲人手机软件已经开始改变这一群体的生活。”

被父母照顾下去。他决定磨练出一套生存技能。

对于盲人而言,就业机会始终有限,做按摩师成了很多盲人唯一的出路。在盲人学校学习按摩,尤其难以忍受的一关便是解剖课。盲人学员需要通过触摸尸体的器官来了解人体内部的构造。然而这跟开一家盲人按摩诊所的辛劳和风险比起来,似乎又显得不算最难的部分。

1995年从盲人学校毕业后,曹军决定开一家按摩店。起初父母并不同意,但在曹军看来,等着别人做成自己再做就晚了。

于是,一块招牌两张床,按摩诊所就这么试着开张了。

当时盲人按摩还是个新鲜事物,起初没人愿意花钱做按摩。一个月一千多元的房租成本让曹军心里发虚。一咬牙,免费按摩体验的海报贴在了外面。就这样,靠着免费提供服务积攒口碑,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客户。

盲人创业有着“明眼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收到假币,账目混乱是曹军经常要面对的难题。或许是上天眷顾,或许是曹军人格魅力的巨大吸引,一位贤惠的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夫妇二人开始一起打理小店。

一次给外国人按摩之后,曹军了解到在宾馆做按摩收费高。于是他给当时北京的数百家上档次的宾馆打电话,只有一家表示了合作意

向。两口子连忙赶过去,守在门口数这家宾馆有多少客人入住。连续几天过后,曹军觉得应该不会赔,便在宾馆里开了按摩店。

关按摩诊所 开科技公司

与此同时,曹军展现出了精湛手艺背后的商业天分。几年时间,他把按摩诊所开成了8家连锁店。然而,虽然钱越赚越多,但他却越发对开按摩店感到厌倦。

在一次演讲中,他对台下的听众提出这样的问题:“全国究竟有多少盲人?1700万。为什么平时大家很难见到?因为我们根本就走不出来,只能天天待在按摩店里,或者是在家里从早孤独到晚。”

“大家可能不知道,有95%以上的盲人都非常讨厌按摩工作。毕竟它是一份重体力劳动。从早上九点一直到凌晨一点,我们没有自己的时间,几乎都是在休息室等着客人。”曹军改变自己甚至盲人群体的处境。

不仅如此,还让曹军焦虑的是,以前盲人是看不了书,现在则是难以上网阅读新闻;以前是摸索着打电话,现在收到短信,还需要拜托身边的人帮忙读出,不仅麻烦,隐私更是无从谈起。

2009年,当他还做着盲人按摩店的老本行时,他接到一个盲人朋友的来信:“听到周围的朋友能够发短信,我特别嫉妒,毫不夸张地说,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自己发出一条短信!”

一番考虑之后,曹军做了一个让外人看来“疯狂”的决定:舍按摩诊所,开科技公司。

他不是做传统意义上仅供盲人使用的特制手机,而是让盲人用上和大家一样的手机。

“其实很多盲人很希望和明眼人用一样的手机。你用三星,我也用三星;你手机上能用QQ,我也能用。并不是掏出来一看就是个样子奇怪的盲人手机。”曹军说,“首先我本人就有这样的需求,想让自己用上智能手机,也同时帮到盲人同胞。”

双剑合璧 让盲人用上智能机

于是,曹军创办了保益互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希望通过技术实现盲人用上智能手机的梦想。

如何实现?简而言之,并非从头做起,而是基于现有的智能手机系统,设计出符合盲人使

用习惯的手机软件,让盲人借此可以像明眼人一样使用网页浏览器、微博、微信等应用。

思路虽然看似简单,但实施不易。首先是人。曹军经过一年时间的寻找,在多次遭到技术人员拒绝后,认识了当时就职于搜狐无线研发中心的冀冬。

曹军的一句话打动了这位信仰科技改变生活的软件工程师:“开发一款普通的软件可能没人记得你,可这个软件可以让每一个使用的盲人打心眼儿里感谢你。”

“开发出一款真正影响人们生活,是每个IT人的梦想,就像我们崇拜谷歌和Facebook的创始人一样。”冀冬向记者如此描述自己的理想。

在一段时间的沟通尝试之后,冀冬不但自己以CEO的身份加入,还拉来一些同行。几个月后,冀冬第一次让曹军通过听觉上了手机。几经改良,盲人在手机上安装一款名叫保益悦听的软件后,就能顺利使用手机的主要功能,此外,通过专门设计的语音通知页,包括有多少电量、续航时间多久、信号强度如何、几个未接来电、几条未读短信等,这些信息都会变成声音告诉盲人。

研发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很多程序员难以理解曹军提出的要求。例如,曹军要求程序员能够让盲人在锁屏界面下读取时间、电量。“他们会说,你解锁后不就读取了吗?”曹军就耐心地解释,看到的世界和听到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简化一个操作对盲人而言就是少走一个弯路。

通过磨合,曹军和冀冬两人的配合越来越默契。曹军从盲人的角度提出要求,冀冬带领技术团队想办法满足。曹军主内,冀冬主外。并且在英国文化协会社会企业家项目的支持下,两人也通过向发达国家和资深人士学习,借鉴了不少运营经验。

如今,曹军和冀冬团队研发的盲人手机软件已经开始改变这一群体的生活。以前只能摸盲文书听电台的人,现在拿着装有相应软件的智能手机,通过一系列声音和触屏提示操作,便可上网、聊QQ、用地图导航,甚至可以发微博微信。还有用户通过它上网聊天找到了对象。

不仅如此,智能手机还为盲人同胞创造了不同以往的就业机会——目前50名员工中有30多名员工为一级视力残疾人。

曹军对未来充满期待:“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将告别厚重的盲文书,丢掉写字板,与你们一起步入信息无障碍的时代。”

Voice 见微

“现在我知道要感谢各种人,做(宴请)这种事,这就是改变。这5年来我也学到不少东西。”

——9月1日,南方科技大学举行2014年新生开学典礼,校长朱清时作了任职期间最后一次演讲。68岁的朱清时5年任期已满。近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5年来自己改变了很多。朱清时的卸任引发媒体强烈关注,但他说外界的评价都比较简单化,“遗憾啊、惨胜啊,这些耸人听闻的标题。我觉得,最好的评价就是,这5年我们把能做的事情都做成了。南科大的意义,就在于把中国科教大家都认为应该做、想做的事情付诸实践。”

“科学不能被控制得太严格。国家和大学体制需要给科学家足够的信任和空间,让他们去做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事情。”

——日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安博迪(Bertil Anderso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中国大学需要更高的自由度。他特别强调了独立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能在科学领域有那么多成就,因为他们允许科学家保持自己独立的状态。”

“质疑的分寸很难把握,有时候弄不好就往尖刻上靠了,但是尖锐和尖刻是两码事儿,我想追求的效果是尖锐。”

——从央视主持人到丽江市副市长,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再到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助理,人们似乎已经遗忘了那个曾经家喻户晓的《面对面》节目主持人王志。近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了自己作为记者直面采访对象时难以把握的分寸感。

“许多问题,没有答案。”

——被“伊黎”组织斩首的美国战地记者James Foley在其社交网站首页上留下这样的话。这位只有40岁的年轻美国记者,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长大,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此前5年,他一直在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拉克等中东动荡地区当战地记者。

“现在最大的担忧就是害怕自己老了,不懂年轻人的世界和想法,被甩在时代的后面。”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如此表达自己的忧虑。

“这些年,我们把月饼奢侈化、土豪化、功利化、庸俗化了,同时把一些功利主义的庸俗的东西偷换到月饼里面去了,造成非常不好的社会风气。所以,我非常赞成以节日为切入点,狠刹歪风邪气。”

——前不久,著名作家冯骥才做客中纪委“聆听大家”系列访谈,他呼吁,要唤醒文化自觉,弘扬国家民族的正气。(驰木)

She 她精彩

『天生修补匠』凯瑟琳·摩尔

用机器手臂施行手术,这的确是件令人新奇的事儿。近日,美国直觉手术公司推出新版“达文西”机器手臂,使得手术领域呈现一派崭新气象。

而这款“达文西”机器人手术系统的研发人正是美国科学家凯瑟琳·摩尔。

说起摩尔,她的经历可谓传奇。

摩尔出生在新西兰的一个科学世家,父亲是生物化学家,母亲则是一名生物统计学家。父亲在她小时候到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从此举家定居美国。

摩尔从小就显现出过人的天赋。她对拆解物品表示出浓厚的兴趣,高中时还特地寻到了一份到单车行打工的工作。这位自认为是“天生修补匠”的姑娘热爱单车,对机械满怀热情。透过拆解获得的知识与能力令她深深着迷。她从中发现几乎每样东西都有一套不同的模式。

那时的摩尔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踏入医学领域。

她原本主修化学,梦想当大学教授,但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在修补方面具备天赋,于是舍弃化学,改修工程学。大学时代,摩尔的很多时间都花在建造电动车上面。她本人也非常喜欢赛车,并争取到了一份传奇赛车手暨汽车设计师米伦打造电动车

的工作,担任项目经理。为了这份工作她放弃了博士学位。

但这份工作并未让摩尔获得快乐。

偶然的一次观摩改变了摩尔的人生之路。那次,她观摩朋友施行实验性手术,测试新装置,可惜结果并不理想,于是外科医生与科技高手反复讨论,希望找出原因,但双方各自说的都是各自的行话,外科医生说的是医学行话,科技高手用的是科技术语,感觉是“鸡同鸭讲”,沟通十分低效。这时她深深感受到外科医生与科技高手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交流鸿沟。



凯瑟琳·摩尔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这次经历让她意识到,机械之外,自己“修补”的下一个对象应该是人体。但仅是设计医疗装置无法让她感到满足,她更加深度地参与手术工作。

在这个想法的驱使下,摩尔转而进入斯坦福医学院就读。

摩尔的丈夫2001年在直觉手术公司工作,当时该公司正在研发“达文西”机器手术系统,摩尔目睹了其部分研发过程,并建议一名外科医生试用“达文西”系统。后来直觉手术公司聘请她当顾问,从斯坦福毕业后,摩尔开始从事技术提升与产品研发工作,并就此投入手术机器人领域。

“达文西”机器人手术系统是直觉手术公司的重磅产品,扛起研究主管重责的正是摩尔。她带领团队以既有的先进机器人手术技术为基础,搭建医学与高科技的桥梁。

摩尔认为手术机器人应该定位于外科医生的延伸,它们可以提供更清楚的视角、精准性与灵敏度,但仍须仰赖专业医生的遥控操作。精细的机器系统可当做医师的代理手臂,依照医师的手部动作,完成精细的手术步骤。

“达文西”之后,摩尔将继续探索提升手术成效的新技术。未来将研究使用特殊荧光染料来标示人体组织,如淋巴结与血管等,借机器帮助医师突破肉眼看不到的地方。这类技术对于检视癌细胞的扩散程度帮助良多,可以说是体内使用的GPS卫星定位技术。随着硬件日益缩小,微创手术工具的侵入感也将日益减轻。

不断尝试新事物是摩尔的终身信条。她三年前开始学拉大提琴,在自己喜欢的烹饪上也是颇有造诣——从基本食物到分子厨艺,她均有涉猎,甚至可以自制酸奶。这位“天生修补匠”甚至亲自为家中花园打造废水再利用的灌溉系统。(北峰整理)

Talent 科学奇人

科技测评大咖莫博士

2000年,在他评价苹果电脑Cube“这是我用过最出色的个人电脑”后,苹果股价在第二天暴涨了10%。2004年,在他盛赞网络浏览器Stilessoft之后,这款浏览器的下载量暴增了近4倍。

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和测评机构ZEALER创始人王自如,关于手机测评的争论成了近日国内互联网界最热闹的事件之一。从目前事件的进展来看,作为科技评论者,王自如似乎并未做到其标榜的所谓独立和客观,其测评机构与厂商之间的利益联系成为了饱受诟病的关键词。

此时,不少围观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科技产品的测评应该怎样做?科技评论如何保持独立和避免利益牵连?作为他山之石,莫博士的故事或可带来一些启发。

这位全名叫沃尔特·莫斯伯格的白胡子老爷爷,可谓科技评论界的大咖。他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科技专栏二十多年,其测评报告甚至可以改变一款产品的销量,影响一家公司股价的走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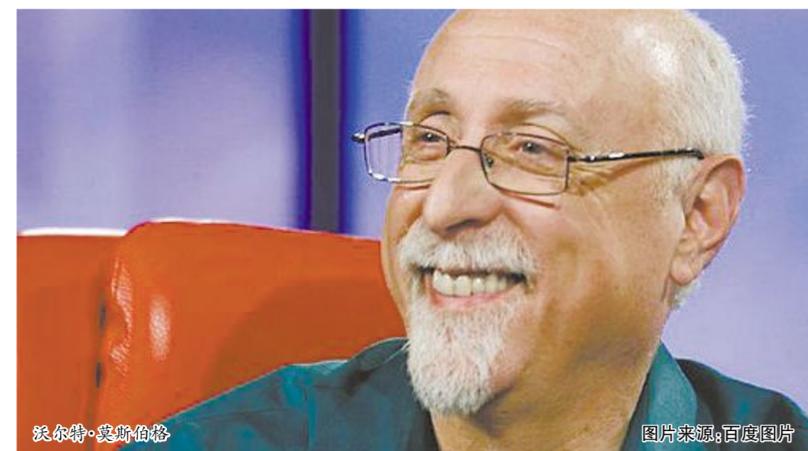
《纽约客》杂志盛赞“很少有科技专栏作家可以像莫博士那样清晰明确地写作,他的评价可以左右一款产品多年的努力”。《连线》杂志则对其评价道:“很少有评论人可以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可以左右一个行业的成败。”莫博士同时是乔布斯和盖茨的好友,2007年他同时采访两人的一幕成为科技史上的经典。出于对他的喜爱,粉丝亲切地叫他“莫博士”。

颇具传奇意味的是,这位已迈向古稀之年的科技评论家,原本并无科技背景,事实上是在不惑之年才从时政记者转入科技评论的。他曾负责报道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跟着美国政要全球各地飞。

上世纪80年代初,莫博士拥有了第一台电脑,“从一开始就被迷住了”。他花了很多时间来摆弄这些小东西,但也发现当时极度缺乏能向普通用户介绍相关技术的人。加之当时他对时政报道感到厌倦,便琢磨着转型做科技评论。

听到他的这一想法时,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他要么被降职了,要么脑子进水了。当莫博士第一次见到比尔·盖茨,盖茨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从哪儿来的?”盖茨认识当时几乎所有的科技记者,而40出头才干这一行的莫博士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莫博士还是把自己的个人科技专栏开了起来,并且人气逐渐攀升。

莫博士会亲自认真研究他打算测评的产品,还会测试一些没有发布的产品,也会关注产品开发者的想法,他们认为的独特之处、他们感觉亟待解决的问题等等。他会花时间使用这些产品,



沃尔特·莫斯伯格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就像普通用户一样。

站在用户的角度写测评,用普通用户看得懂的有趣语言,这正是莫博士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年来,莫博士测评了数千件产品,最先体验了很多改变行业格局的产品,包括苹果的第一代iMac和iPhone,微软的Windows 95和Office等等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伟大产品。

莫博士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不看那些厂商的介绍和新闻稿,只从个人角度测试和使用。“读者花钱来看我的评测,就是为了看我的观点,而不是那种似是而非的中立性。”在他看来,写测评和做报道不同,记者要客观中立报道新闻,而评测人员则是在体验产品。就好像写影评一样,告诉读者他认为哪些是好电影而哪些是烂片,然后由读者自己决定。

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没有持有任何公司股票,拒绝接受礼品或劳务费,也拒绝在其所评价的产品担任企业顾问。尽管加盟企业会带来更加丰厚的收益,但他仍然对评论家的工作情有独钟。信誉成为了他最宝贵的资产。

二十多年的评测生涯,莫博士几乎接触了所有行业重要人物,也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埃里克·施密特上任谷歌CEO之后,主动上门求见莫博

士。而2008年苹果发布MobileMe之后,莫博士在评测报告中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评。随后乔布斯打来电话说:“沃尔特,我看了你的评测,很难过你那么说,但我觉得你是对的,MobileMe确实需要重新打造,谢谢你!”之后乔布斯痛斥MobileMe团队“让我们的老朋友沃尔特感到失望”,甚至当场换掉了其负责人。

独立而高质量的工作,为他换回了对行业巨大的影响力。2000年,在他评价苹果电脑Cube“这是我用过最出色的个人电脑”后,苹果股价在第二天暴涨了10%。2004年,在他盛赞网络浏览器Stilessoft之后,这款浏览器的下载量暴增了近四倍。

2007年,莫博士同时采访了乔布斯和盖茨,这也是两位科技传奇人物首次同台接受采访。他不无骄傲地回忆道:“很多行业人士、创业者和商学院学生都认为那真的太经典了,可以说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

在外界都以为这位有着传奇经历、总是一副慈祥笑脸的老先生将会在《华尔街日报》光荣退休的时候,莫博士再次让外界吃惊——去年底,他宣布辞职,带着一支专业团队,重新创业,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郭康整理)